

古楓橋圖

楓橋

為江南古渡春秋時便有，越建都之先地也。

大都唐時行軍之營也。如在楓溪以名。

據至唐代貞觀四年，故法重修。

楓橋有二孔以巨石立成，其西西岸有大

級二十餘級，宋再修形制如舊。今上承亭橋身宏偉，高大

雄視越州。橋下有布舟群可通錢塘。徽宗大觀二年時

（己卯年）置楓橋鎮。

自海寧寺至三里店分來中西二市。孝宗乾道八年

（丙子年）拆諸暨縣十鄉設義安縣。楓橋為縣署所

立，元設處檢司領六鄉。明清以來皆為浙東重鎮。

楓橋鎮人文荟萃，名人輩出。歷史上，楊公、虞王、范
陳老蓮、戚生等土境白人，文景艱、吳昌碩、吳穎、吳昌碩、
龔心源、朱雲山等，為景點集中處。有小天王、三元塔、
東化成寺、清水岩、藏龍洞、文昌閣諸胜可供游覽。

楓溪江青山綠，水碧波明，映風光秀丽，清代以前本

可通航。雍正以後，航道淤塞，江面日窄，水自玉頭橋北

流原，楓橋一孔积水成陸，船只不通。後有俞惟发起，至大

橋下鋪石板，平橋設行人民。民三十一年（己卯年）

當局拆設大橋，唐代古蹟从此被毀滅。後人已難覓踪跡。

孤夫失後何言作圖寄怀以寫鴻雪。

枫桥史志心

陈炳荣

编著

方志出版社

楓川陳炳榮題辭并用

題

戊午年九月六日仲秋序

古
楓
橋
圖

楓橋為江南古鎮，春秋時僅為越建都之地名。

大都隋時軍民管楊素鎮越州始在楓溪架橋名楓溪

碑至唐代貞觀四年（公元六二年）尉迟敬法重修此橋極跨

楓溪橋有二孔以巨石壘砌旁有柳柏東西兩側各有石

級二十餘至宋再修形制如舊橋上茶亭橋身宏伟高大

雄視越州橋下有市井可通錢塘故宋大觀二年時

（宋大觀二年）置楓橋鎮

自海寧寺至三里店分來中西二市孝宗乾道八年

（宋淳熙十二年）拆諸暨縣十鄉設義安縣楓橋為縣署所

立元設巡檢司領六鄉則清以東寧為浙東重鎮

楓橋人文荟萃名人輩出歷史上楊慎崖王冕

陳老蓮歲生此土境內人文景緻可自成畫境均臻富

麗尤以楓橋小景小馬雲飛集中尚有小天王元祐塔

東北城東清水岩藏龍洞支洞諸勝可供游覽

楓溪江青山綠水碧波烟映風光秀麗清秀以謂本

可道楓橋正以處航道遼塞江面主帶黑水自五瑞橋北

流原楓橋一孔积水成陸船只不過復首俞榜發起主大

橋下鋪石板平橋設候行人民用三十四年（公元元年）

當局拆設大橋廣化古渡从此被毀滅後人已難覓踪

跡夫大漢何言作圖寄杯以寫鴻雪

歸川陳炳榮題林子周

ISBN 7-80122-378-0



9 787801 223784 >

ISBN7-80122-378-0/K·5

定价：48.00 元

卷之三

重刊

古文

枫桥史志

陈炳荣 编著

方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枫桥史志/陈炳荣著. - 北京:方志出版社, 1998.10

ISBN7 - 80122 - 378 - 0

I . 枫… II . 陈… III . 地方志 - 浙江 - 枫桥镇 IV . K295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9976 号

责任编辑:王大其

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邮电局 7713 信箱 邮政编码:100077)

萧山日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7.25 插页: 8 字数: 43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01 - 2000 册

定价: 48.00 元

枫 桥 史 志

顾 问 张慕槎 汤可达

编 著 陈炳荣

编 审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王文浩 王纪茂 方建明 冯宝灿

阮建林 孙海康 汤其国 陈 勇

陈茂炳 陈茂水 陈仲贤 周云祥

孟大善 赵 坚 俞伯传 俞国林

顾民勇 梁伟光 蒋 婷 魏凤琪

枫桥(区)政区图

图 ①图中阮市镇所辖山后、
后旺、宜仁、下宣埠、营盘
等村在1992年5月以前原
系视北乡属枫桥区。
注 ②齐东乡于1995年8月改
为全堂镇。



古 枫 橋 圖

楓橋為江南古鎮，春秋時為吳越建都邑地名。大都隸吳，宋為官縣，鎮治於楓橋，故在楓橋，隋名楓橋。唐貞觀四年（公元629年），尉迟恭重修此橋，得名。楓橋有二孔，以巨石盤砌，中有孔相連，東西兩側各有石級二十餘級，舟行可過。錢鏗宋大觀二年時，題詩於橋下，有句云：‘可道錢塘蘇宋大觀二年時，題楓橋下有市子，橫可道錢塘。’

（宋）王禹偁

自海寧至三里店分水，中西二市李宗乾道八年（公元1112年）所作。請參蘇十朋錢襄安錄，楓橋為縣者，或主元祐，從於目錄大師明清以來，皆為浙東重鎮。楓橋錄人文，今罕存，人多出歷又上場，甚是先陳建道，成化乙未，錢塘人丈素題焉。自昔曉鶯浴雷，莫尤，深林人不知，萬葉無聲，千山鳥飛絕。東北風來，雪消冰解，龍淵水已，用指肚可燃游火。

楓橋傍青山，水碧波明映瓦光，青霜清秋以指本

可道。航棹空以泛，航道深寒尚向日。嘯涼水自立，蘋散北流。孤陽一孔，孤夢成陰船火不復復。音韻及聲，船北橋下鋪石板平橋，後行人民用三十年（公元1910年），當前折枝大橋，唐有渡，從此換改，渡人已難覓。跡

跡失，莫復言。

杭州陳紹榮題林升圖
（宋）王禹偁



古枫桥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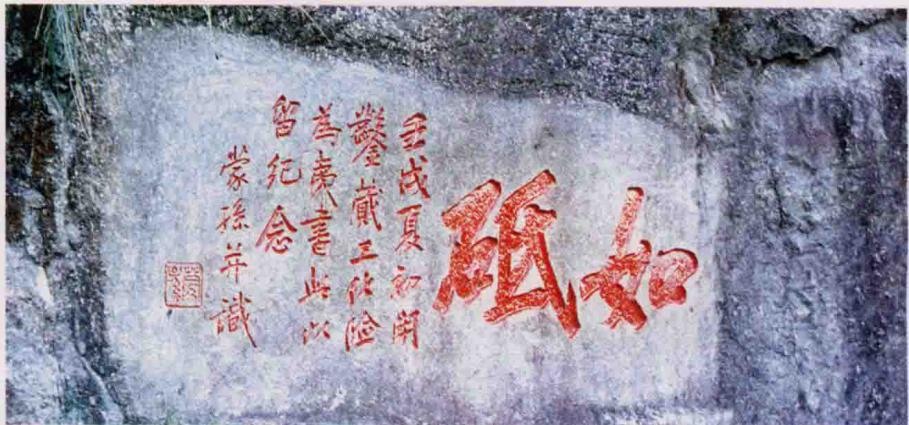
新石器时代石斧、石锛



宋·元祐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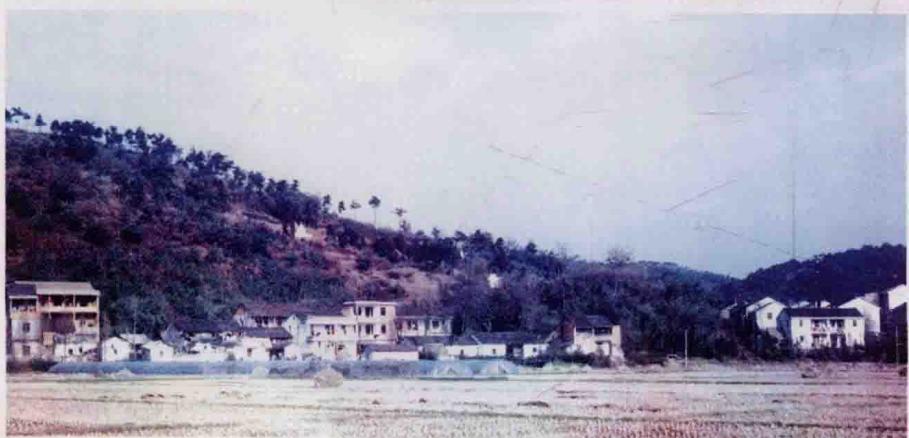
秦望山鹅鼻峰会稽刻石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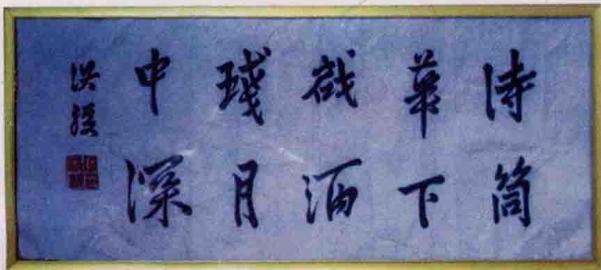
青山头摩岩石刻



元·万卷楼遗址



元·王冕故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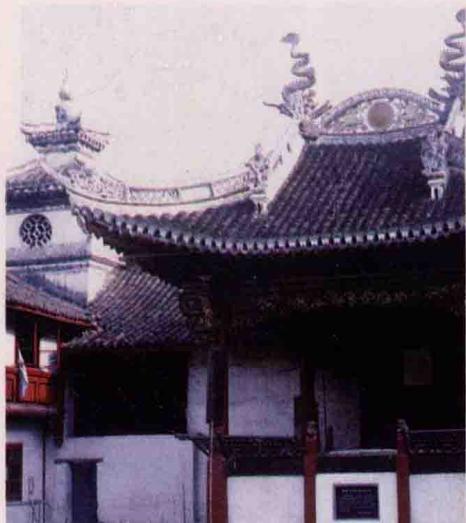
陈洪绶书

陈洪绶画《东坡图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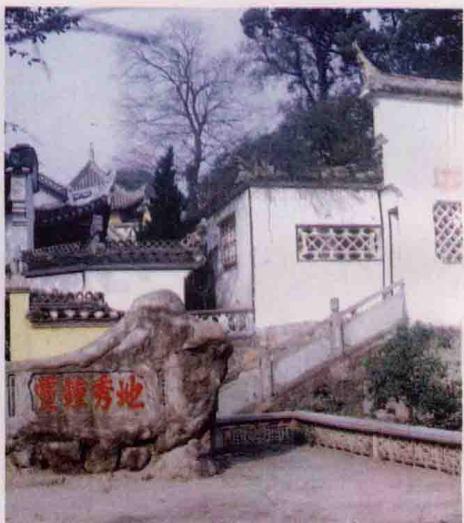


光裕堂及宝纶堂陈洪绶
故居遗址(图为光裕堂)





枫桥大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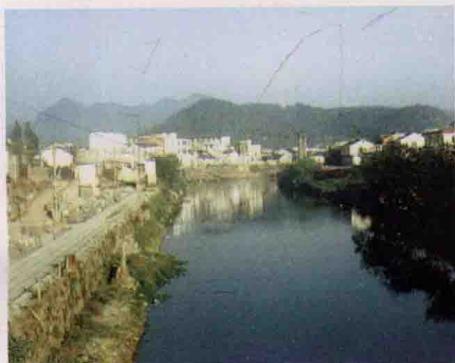
小天竺



香榧树



天竺路街景



枫溪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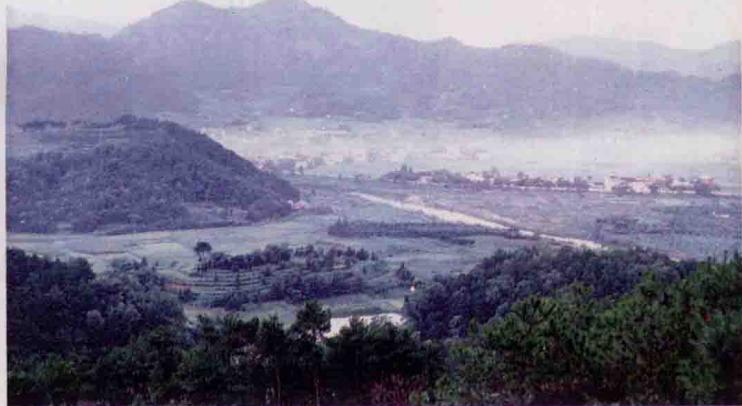
绍(兴)大(唐庵)线街景



学勉路街景



枫(镇)北路街景



乌笪山远眺



清·川东兵备道陈遇声像及其墓表



民国元年
北京大学校长
何燮侯



全国水利水电系统
特等劳动模范
梁焕木



中 将
葛焕标

序一

陈炳荣先生修纂《枫桥史志》告成，索序于我。枫桥是我年轻时旧游之地，当时正值抗日战争。整整两年，我在这个名镇附近的花明泉村读完初中并进入高中，其地山川秀丽，人物殷阜，有机会在这里求学，毕生值得回忆，现在又能为陈先生的大著作序，更是不胜荣幸。

地方志修纂在我国渊源悠久，开始盛行于六朝，而方志一名，即为六朝名著《水经注》所首先提出。此书卷二十一《汝水注》：“会上台下列《山川图》，以方誌参差，遂令寻其源流。”又卷二十二《渠注》：“因其方誌所叙，就记缠络焉。”清陈运溶在《荆州记序》中所谓“酈注精博，集六朝地志之大成。”说明酈书所引六朝方志甚多，著录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就达 139 种。可借这一时期的方志，现在除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山居记》等极少数几种外，已经亡佚殆尽，只能从其他古籍或类书中见到摘引的片言只语而已，这当然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损失。

按现在窥及的六朝地志，可以略知这一时期方志的特色。第一，当时的方志均为个人著作，不像后代的成为官书；第二，志书篇幅多短小精悍，名称以称《记》居多，如《丹阳记》、《扬州记》等等；第三，作者多为知名学者，以《水经注》引及而至今尚存的《山居记》为例，此《记》为刘宋著名文学家谢灵运所撰，此文是体例完整、内容丰富一种韵文形式的地方志（又称《山居志》或《山居赋》），对其所居始宁县的山川形势，田园农事，飞禽走兽，草木花果等，均有详尽记载，全《记》凡 4000 言，在六朝地志之中，不但是一篇佳志，而且

是一篇长志。

我国地方志的官修传统大概始于北宋《图经》，案《玉海》卷十四《开宝修图经》条：“四年正月戊午，命知制诰卢多逊、扈蒙等重修天下图经，其书迄不克成。六月四日辛丑，多逊使江西，求江表诸州图经，以备修书，于是十九州形势尽得之。”《开宝图经》以后未见著录，是否修成，不得而知。但《玉海》同卷《祥符图经》条：“庚辰，真宗因览《西京图经》有所未备，诏诸路州府军以图经校勘，编入古迹，选文学之官纂修校正，补其阙略来上……三年十二月丁巳，书成，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，目录二卷，(李)宗谔等上之，诏嘉奖，赐器币，命宗谔为序。”此事经过，我在拙作《图经在我国方志史中的重要地位》(《中国地方志》1992年第2期)一文中已述其详。这是现在我们有据可按的官修地方志的嚆矢。从此历南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以至现代，地方志一直以官修为主，成为一种官书。

官修志书无疑有其特殊的优越条件，官府物力优裕，易于罗致人才，修纂刊印之便，亦非私修可比。但另一方面官修也不无流弊，不少贤牧良守，聘请名流主纂，成就当然不凡。却也有许多地方官敷衍塞责，潦草从事。所以谭其骧先生在其《地方史志不可偏废，旧志资料不可轻信》(《长水集》续编，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)一文中指出：“就我看到过的地方志而论，修得好的是少数，大多数是差的，甚至是很差的。地方史一般是私人著作，作者多少是个学者，总的来说，质量较高。而地方志除了少数几部出于名家手笔外，多数是地方官限于朝廷功令，招集地方上的举人、贡生、秀才等一些乡曲陋儒修成的。这些人大多只会做代圣立言的八股文，根本不懂得著述的体例，不懂得前朝的典章制度，更不会做学问。因此，在他们的作品里往往夹杂着许多错误的记载，甚至是错误百出。有些地方志是每修一次便增加若干错误，越修越差，越修越错。”

私人修志在物力上当然不及官修，但在某些方面，其优越性却

也胜于官修。首先，官修志书属于职责修志，而私修志书则是志趣修志。前者，按上述谭先生的议论，克尽职责者寡而敷衍塞责多。后者，以修纂志书作为个人志趣事业，当然全力以赴。其次，官修志书，主修者为地方官，政事冗繁，不遑顾问其事，志书质量决定于其所遴选的主纂。主纂者为名流学者，志书当然雅驯，主纂者为冬烘腐儒，志书自必不堪卒读。今天我们评价历代方志，官修佳志，如上述谭先生之言，只是少数。其间也有若干私修的，却往往鹤立鸡群，为后世所推崇。如北宋宋敏求《长安志》，《四库提要》称其“精博宏赡，旧都遗事，籍以获传，实非他地志所能及。”又如南宋张湜《宝庆会稽续志》，清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十四云：“其提刑提笔，进士题名，皆前志所未有，而人物一门亦多补前志缺漏，吴越钱氏尝称越州为会稽府，前志不载而独见于此书，可见其留心掌故矣。”

自从 80 年代初期以来，我国的修志传统在经过数十年中断以后又开始掀起高潮，其规模之大，成果之多，亦为历代所未有。而志书质量，也有较大提高，成绩卓著，众所共见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历来官修之弊，在某些地区，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。主要的是：第一，公费办事，消耗巨大，有的市县修志机构臃肿，人员冗杂，但学识渊博、经验丰富者不多。而在修纂过程中，审稿会反复举行，收效并不很大；志书出版时，又往往举行首发式，为造声势，不惜破费。第二，专家参与修志者甚少，这是志书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。正如周乃复在《中外地方志比较研究的肇始之作——读陈桥驿先生〈中日两国地方志的比较研究〉》（《中国地方志》1993 年第 4 期）一文中指出的：“我国这一届修志队伍的结构是不够理想的，至少在县市一级专家主持或参与编志的极少，连应邀参加评议的也凤毛麟角，实应引起领导部门的警觉，采取措施加以改进。”我在拙作《名山佳志》（《浙江方志》1996 年第 2 期）一文也提及：“在这次修志的初期，不少修纂者，完全不懂得地质学及自然地理学为何物？